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吉禮表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

戚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盛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戚樂矣閔公竊禘之戚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明八佾

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為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為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為大夫所竊是為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

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為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為幸之一為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例也

郊

吳氏澂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葢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于常而後書

霞峰華氏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四望闕其一降殺于天子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葢為祈穀之郊在啓蟄之月魯已諸侯而郊已為非禮其末流之失

抑又甚焉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或踰啓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褻卜書郊牛傷鼷鼠食郊牛以

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而惡自見矣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春王	成七年春王	成十年夏四	成十七年九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	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 范氏甯曰郊時極于三月	月辛丑用郊 公羊九月非所以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十

也求吉之道止于三

汪氏克寛曰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而明堂位註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曰祈穀皆誤也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

左傳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可望也

張氏洽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時天王崩甫四月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春秋所以特書之

家氏鉉翁曰魯宣墓弑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

不郊猶三望

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季氏執國命以傷君威之象

程氏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鼷

吳氏澂曰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年義嘗卜之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故不復卜而直用之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

吳氏徵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

公始具說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証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至定之終哀之始則習玩已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襄七年夏四

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特著其變異

襄十五年夏

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汪氏克寬曰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異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曰不郊起之也

定十五年鼷

禮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哀元年鼷鼠

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汪氏克寛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高氏閌曰魯本不當郊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也乃卜不從故耳

汪氏克寛曰僖三十一年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

黄氏震曰郊牛死傷麋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汪氏克寛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

禮而亦書之者蓋四月則為過時不敬以致廼違書之以譏其非時非譏其瀆卜也

吉而不敢免也

高氏閌曰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今在喪而藏事則為不敬于天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其罪與哀公等

禘

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即禘禘即祫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

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為祫祫即禘也故杜氏亦以大事為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即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與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

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夫
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嚳也殊不知帝嚳原非稷
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
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
玄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為何人者乃史公因世
本之妄説謂稷契與帝堯為親兄弟果爾則堯在
位七十載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
子又何説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説于

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為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歴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吕朱子大儒既從其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為祫祭有事為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閔二年夏五 僖八年秋七 文二年二月 八月丁卯大 宣八年六月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公羊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何氏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閔公以莊公

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杜氏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審定而列之昭穆哀姜淫而與弒薨又不于寢僖公疑其禮故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正義曰此諸侯之禮尸柩已遠孝子求索不知所在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

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

杜氏預曰大事禘也

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

汪氏克寬曰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正義曰有事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不言禘

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劉氏敞曰禘非禮也吉禘亦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

張氏洽曰此蓋出于哀姜慶父樂哀誅葬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死已八年遲廻歷三禘之久至是果行之嫌異常故書

案哀姜與弑二君而入周公之廟其失禮不待言此條三傳及諸儒其説不一或以為成風或曰以聲姜今斷從左氏詳見三傳異同表

禮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至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以審定昭穆謂之禘又曰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間日一虞凡七虞明日而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為祔祭

傳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為緩于祔祭而亟于祫祭也蓋據祔于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僖公當

而畧言有事者以禘祭得常不書為下繹祭故書月

始作木主以依神特用喪禮祀于寢其四時常祭禴祀烝嘗及三年喪畢而為禘祭並行之于廟禮當如是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祔而作主更在卒哭之明日通計不過半月耳今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

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于祔祭者正為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特竊其意而為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為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

昭二十五年春禘于襄公經不書

左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杜氏預曰蓋襄公別立廟

是太緩故曰非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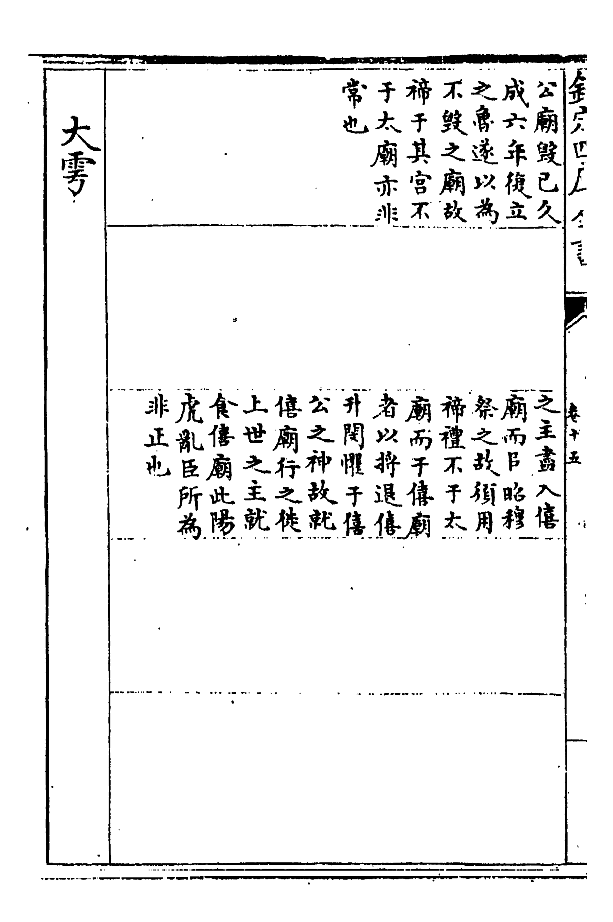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巳禘於僖公

杜氏預曰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祀

乎吾見赤黑之祲喪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皆書禘此不言禘而畧言有事者不為禘祭而書為下叔弓卒書也武

而祈焉不于太廟者懼于僖神歆特于僖廟行順祀正義曰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以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升躋先公



公廟毀已久成六年復立之魯遂以為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太廟亦非常也

之主盡入僖廟而㠯昭穆祭之故須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將退僖升閔懼于僖公之神故就僖廟行之徙上世之主就食僖廟此陽虎亂臣所為非正也

大雩

汪氏克寬曰經書雩二十一左氏于桓五年云書不時也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則曰旱甚餘年無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互文見義皆以旱而皆不時也然春秋實以旱書而并著其僭耳

吳氏澂曰魯之雩祀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于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

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故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孫氏復曰雩者求雩之祭建巳之月其常也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　程子曰成王賜魯重祭得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趙氏鵬飛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時祭也周禮司巫國有大旱則帥巫舞雩旱祭也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吳氏澂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令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特雩于境內之山川耳大雩僭也然其來已久不能悉書故因其非時則書之

襄五年秋大雩

左傳旱也

高氏閌曰因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案是年五月地震齊連伐

襄十七年九月大雩

案雩為旱祭連歲大雩則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高氏閌曰是

旱祭志僭也

昭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亦可見矣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北鄙又因旱而雩國勢亦孔棘矣

昭八年秋大雩

案是年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非時而耀兵傾國以從蒐狩而

連歲旱可知矣

昭十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歲春無氷而秋旱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

是時方憂旱連書之以志三家之横

定七年秋大雩

案是時陽虎專政雩祭之禮幷非三家為之矣

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雩祭二

定十二年秋大雩

案是時孔子為政而經之書雩亦止于此

左傳書再雩旱甚也高氏閌曰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無上也

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不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鑒

常祀

汪氏克寬曰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呂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大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故書之以示貶

經文	傳說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常祀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穀梁以為災之餘而嘗也

杜氏預曰此非為過時而書為下復烝見瀆甚也

備也其黷禮甚矣

志不敬也張氏洽曰壬申有御廩災之變宜遇災而懼未可有事于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苟簡滅裂槪可見矣春秋書之以責其不時且

不敬也

不告朔

杜氏諤曰六月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十六年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案此閏月謂閏十二月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旦朔日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汪氏克寛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

杜氏預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也

高氏閌曰若真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公非有疾欲脅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宫廟

汪氏克寛曰隠公立宫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宫之義聖人書之以著失禮之始凡經書宫廟若西宫新宫桓宫僖宫則書災而書作新宫合禮則不書也世室屋壊則書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也丹桓公楹刻桓公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宫煬宫親盡不當立則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則不書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劉氏敞曰魯祭周公宜八佾魯公宜六佾羣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且以羣公僭周公矣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

何氏休曰為將娶齊女欲以夸麗示之

莊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公桷

范氏甯曰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公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文十三年秋七月世室屋壞

杜氏預曰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上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此書世室屋壞不恭甚矣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高氏閌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于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教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得謚曰武今季孫行父自多其鞌之功

定元年九月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立煬宮

萬氏孝恭曰煬宮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以弟繼

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書之以著其僭亂妄作之由

凡自此始昭公已有適嗣季孫舍之不立而立昭公之弟定公恐人議己于是為煬宮立廟以明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盖國之舊制然爾

即位

高紫超氏曰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一從

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有復舅氏霞

峯書見後

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不書即位攝也

杜氏預曰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正義曰隱旨桓幼小且攝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何氏休曰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位之

莊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則子不言即位隱之也

穀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

閔元年春王正月

啖氏助曰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之說是也

朱子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

僖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何氏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

君政以待其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是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䇿聞傳不書即位義亦然也又云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

禮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凶服
杜氏預曰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葬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

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正義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非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
王氏樵曰朱子以不書即

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故傳稱臣子一例

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舊說顏氏及賈服之徒以為國史書而孔子削之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故杜詳辨之

觀此則謂孔子削而不書前人已有此

喪繼位者正義曰桓公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于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按孔氏此條字字精當春

位者非聖人繼之自是魯君元不行即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莊公不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為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何氏其偉曰胡傳呂為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夫父死之謂何而急

觧而杜孔二家亦既詳辨之矣不知宋儒何又複紛紛多事
彙纂曰杜氏之言此定解也胡氏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秋書法皎如日星與先儒之說可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于請命乎且死于外而欲有所承乎
彙纂曰莊公不書即位胡傳之說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于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内定所受故當從公穀

文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杜氏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正義曰文公成公俱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國君明分制之
宣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家氏鉉翁曰宣受位于賊臣以為恩而莫之討葬君不以禮逆嫡毋而歸之齊首惡之罪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
成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案經二月葬宣公成亦未葬而即位同文公之例
襄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昭元年春王	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大禮也彙纂曰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引虞商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今吕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必不可攝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猶為已私服此不易之定論也

桓弑隱之例也郤氏寶曰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公以為攝而不必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桓宣之行桓宣之志也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趙氏匡曰即位皆于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至而即位故書日

王氏樵曰昭公喪至是閒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趙氏鵬飛曰繼正

七月矣既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始立葢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

公至

啖氏助曰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

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十二公唯隱不告葢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或怠也

劉氏永之曰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自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此其易曉也

彙纂曰反行必告則史書其至不告則不書杜註

孔䟽甚明諸家紛紛或以為遠或以為久或以為危或以為幸失之鑿矣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孫氏覺曰案書至義與二年公至自唐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危之也

案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其三皆為娶讎人之女此則親往納幣越國踰年告朔居喪

夏公至自齊

王氏葆曰廢魯社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況公以觀社為名實窺齊女誨淫召亂所以危而書至也

會

杜氏預曰凡公行不書至者皆不告廟

同說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志以事

程子曰不唯告廟又以見勤勞于鄭突

穀梁惡事不致此其志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

家氏鉉翁曰公輔朔之篡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一舉而犯二罪將何辭以告廟書至不與其至也業桓納鄭突莊納衛朔皆輔不正以尊

之禮俱廢自從觀社迹女兩年之閒三至齊廷必欲得此女而後快且未至而丹楹刻桷既至而使大夫宗婦覿如此崇奉竟妾其為讐人之女春秋屢書不一書其意深切著明矣

正聖人特書伐鄭伐衛惡之也抑二君亦不知其非反夸示其功以告廟爾

莊二十四年 秋公自齊

孫氏覺曰莊公親迎于齊當以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于廟春

莊二十六年 夏公至自伐戎

許氏翰曰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公而戎始變渝是以

僖四年八月 公至自伐楚

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僖六年冬公 至自伐鄭

穀梁其不以救許致何也伐鄭也

胡氏銓曰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

僖十五年九 月公至自會

高氏閑曰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

秋志其告廟之實且志其先夫人而至也穀梁曰先至非正此説是也

僖十七年九

有濟西之役此年伐戎為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書至譏之也

僖二十六年

趙氏鵬飛曰伐楚其功大策勲于廟為得其實此書至以見善者也

吳氏澂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僖二十九年

趙氏鵬飛曰公以伐鄭之功飲至也不可以事致擇其大而有功者而已

僖三十三年

于壯丘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黄氏震曰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反也

文四年春公

月公至自會

左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預曰恥見執託會以告廟 彙纂曰淮之會齊以滅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而釋之因以至自會為諱此左氏之說也公

公至自伐齊

穀梁惡事不致其致何也危之也 公羊何以致伐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何氏休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

公至自圍許

趙氏鵬飛曰公會于溫朝于王所令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

十二月公至自齊

汪氏克寬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能入覲京師而僅使公子遂報聘齊使國歸父來聘而公往朝謁歸又告廟顛倒已甚書至譏之也 王氏貫道曰

至自晉

孫氏復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孫氏覺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穀以項為齊滅而此不發傳

文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閌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盟既盟晉而

秋七月公至自會 新城

按此會為同盟于新城之會傳云從于楚者服也去冬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

文十七年秋公至自穀

高氏閌曰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矣

公嘗如齊矣未嘗至此何為至公反自齊而甚嫌以齊故也

宣四年秋公至自齊

家氏鉉翁曰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惡之罪

宣五年夏公至自齊

左傳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杜氏預曰公

還則又因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　汪氏克寬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于諸侯事天子之禮故聖人于此書之特詳

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公于此會為有功以為榮而歸而飲至時楚莊初立方吩然有求諸侯之志微晉之伯諸侯一舉歸楚故此會實為有補于諸夏公糾鄭衛以往晉不為無功故前書同盟而此書

趙氏鵬飛曰殺之盟不當盟而盟忍怨以自辱扈之會當會而不會棄義以從仇聖人惡之書六月公及齊侯盟于殺復書諸侯會于扈而秋則書公至自殺以著公之失所從也　汪氏克寬曰明年齊商人

汪氏克寬曰盟會之書至始于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如于宣公之如齊蓋危桓宣之不得返而又數其不見討也

既見止連會于鄭國之且歷尊毀列衆其先人而于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汪氏克寬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

至自會與之復欲伐魯則也與凡書至危可知自會者不同

宣七年秋公至自伐萊

趙氏鵬飛曰為齊伐萊何功于魯而飲至于魯廟宣公其必有以誣其祖矣

汪氏克寬曰特書至者竭

宣八年春公至自會 黑壤

左傳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黑壤之會晉人止公公不與盟以賂免

汪氏克寬曰

宣九年春正月公至自齊

孫氏復曰公有毋喪而遠朝強齊其無哀甚矣

宣十年春公至自齊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如齊受田

按公至是凡四朝齊矣春秋書至繁而不殺甚之也

五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

趙氏鵬飛曰春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喜故元卒而復如齊奔喪以報其賜公

志從人而不此特書至者思力之不足以公見止于聲罪伐人而晉踰年始返不知已之有危之也盟會玷兵出踰時常事不致桓煩民毒衆為文之盟會皆宣公危之也不致也前後伐莒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

宣十七年秋公至自會斷道

成三年二月公至自伐鄭

夏公至自晉 胡傳成公三年之喪畢嗣即位十年之內未嘗一如京師而五朝于齊齊之視魯不啻附庸聖人書此非苟責魯抑亦誅齊也

成四年秋公至自晉

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汪氏克寬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公卑屈事齊惟恐獲戾至是惠死頃立已閲七年遂謀伐之初乞師于楚

左傳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敗之卬輿　吳氏澂曰雖未適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行事亦悖矣

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公乃止　家氏鉉翁曰公始與晉連兵伐齊以有鞌之戰勝謂當與晉為睦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無討所以比

會　蟲牢

汪氏克寬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于荊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公苟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庶衆亡于禮者之禮今乃奄然歸國故特書公至

尋復求助于晉齊近魯而遠借援于大國岌岌乎其殆哉

成七年公至自會 馬陵

左傳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案此會晉景合九國之師

成九年公至自會 于蒲

左傳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成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

年如晉以謝其過一不為禮又將叛而即楚故春秋備書以貶之

成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

成十五年公至自會 于戚

左傳討曹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

案晉厲公此舉執既當罪又歸京師深

自將以行春秋書爵書救其褒之亦至吳而不以救鄭致者高氏閑謂諸侯會而退故但書至自會也

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沙隨

案公以僑如之難鄢陵之戰後期晉侯信讒而不見

案此會晉實不德而魯亦無名故但書至自會

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柯陵

穀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吳氏澂曰方

盟而後使歸

趙氏鵬飛曰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于晉者凡九月書至危之也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趙氏鵬飛曰

成十八年公至自晉

案此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嗣君也公至自晉而范宣

得伯討故書爵而僅以會至者曹為微國故不以伐曹至也

襄三年公至自晉

正義曰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

公而以會致者曲不在已不耻也

欲替鄭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公從伐鄭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也今亦無功乃至自伐何耶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返亦不以師行告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亦不得不以伐告焉用此知聖人之書至從告廟為得其實

子即來拜朝之辱晉悼之下諸侯可見矣

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公至自晉也蓋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案襄公此時年甫六歲初即位而朝晉晉悼之加禮如是書至自晉喜之

秋公至自會

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棠陳鄭即楚已久晉悼一興虎牢之役一會而得二叛國功亦偉矣書至自會者美其功非

襄五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閌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此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公至自會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善救陳也

范氏甯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襄八年公至自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卯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及齊宋衛邾之大夫往會之

彙纂曰季孫從公朝晉遂由晉而赴邢

危之也杜氏譏謂踰時而返故致之者非是

襄十年公至自會于柤

左傳夏四月會吴于柤五月甲午遂滅逼陽

王氏葆曰會吴猶可會吴

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

吴氏澂曰不以同盟致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髙氏閌曰春

公至自會蕭魚

左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行成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十二年夏晉士方來聘且拜師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明年春公至

卯經于會後始書公至蓋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

襄十六年夏公至自會溴梁

左傳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溴梁命歸侵田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齊髙

襄十九年公	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高氏攀龍曰不致滅而致會舉其可道者也
襄二十年秋	秋以變文為辭也 襃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 趙氏鵬飛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蕭魚之役至自會亦可知其以會為功而不以伐為功矣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李氏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蓋自蕭魚會而兵爭得息矣
襄二十一年	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正義曰凡反行飲至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襄二十二年公至自會 沙隨	厚之歌詩不類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至自伐齊

程氏端學曰平陰圍齊此不以圍致而以伐致者前以伐齊出故歸亦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而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襄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澶淵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服故也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

襄二十五年

夏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案公已受邾田而親往拜晉之賜以周公之子孫見小利而動附强國而不知恥且踰三月而後返書至亦譏之也

襄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商任

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吳氏澂曰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五年秋七

左傳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案公一年兩會皆受晉强臣之役連書至以志晉魯之世變

昭七年九月

公至自會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乃還　高氏閌曰諸侯救鄭不書故僅以會致

公至自會重卯

左傳晉侯復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請成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卯齊成故也　汪氏克寬曰此書至會者著其黨惡附姦之罪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為宋之盟故公及諸侯如楚及漢楚康王卒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聞季

月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止秋七月公至自晉　汪氏克寬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

公至自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遠啟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　汪氏克寬曰自如楚至今七閱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武子取卞公也欿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孫氏復曰公留于楚者七月

昭十三年公至自會 平丘 左傳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八月甲戌同盟于

昭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左傳十五年冬公如晉晉人止公

昭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孫氏復曰公為意如所拒

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鄟陵 左傳會于鄟陵謀納公也 汪氏克寬曰鄆非宗廟所

昭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五書至必繫

平卯
吳氏澂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于平卯之會故以會致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何氏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不得入于魯也

孫氏覺曰在外雖不告廟而亦書至所以存公也

定四年秋七月公至自會

左傳劉文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辭

在季氏專魯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爾

定六年二月公至自侵鄭

高氏閌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危之道也

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于復國

定八年正月公至自侵齊

張氏洽曰陽虎用兵無法而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

三月公至自侵齊

卓氏爾康曰是時三桓拱手虎已無復畏忌正月無

定八年公至自瓦

左傳齊侯夏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

于范獻子乃辭蔡侯高氏閌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定十年公至自夾谷

左傳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十二年公至自黃

季氏本曰黃之盟齊魯睦也

案穀梁曰其

十有二月公至自圍成

杜氏預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强若列國興動大衆故

功勸君再往久居敵境危道也故皆書至

晉師于瓦高氏閌曰不以會致者公非出會也

以地致危之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況夾谷于黃乃孔子用魯教化大行之時豈反有危道哉

出入皆告廟

定十四年公至自會于牽

張氏洽曰時孔子已去魯

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會吳伐齊齊人弒

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黃池

季氏廉曰哀公編書會吳

故魯齊會合悼公赴于師者五獨伐齊
謀救范中行髙氏閒曰齊與黄池書至
氏三國之君魯接境而公聖人擇其危
同為會而助久不歸者進甚者而書至
不衷故致公退制在吳也也
以危之也

附高紫超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于此者即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為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即位文定主内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

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為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藉令身為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為盜者其可乎隱公即有可絀之罪而聖人非絀

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為不稟于君父之例即文定首紬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為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既可受之父而從末減則天下諸侯其干王法者少矣既削隱公為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末減于文成諸君而書

即位以書即位者為是則疑削即位者為非以削即位者為非則不宜以書即位者為是是非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討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弒而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即位夫桓宣繼弒君信矣若昭非弒也昭非弒而強使之同乎弒則亦糢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為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末減之例而

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即位之禮也然則桓

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即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强而誣之為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人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强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

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

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纉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禀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丘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禀于父臣不禀于君為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即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為於天下諸侯正其位然

後可以有為于一國不書即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為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即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為兩例以削隱公為不稟于君父之例而文成

襄昭哀五公附之以從末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為繼弒不當行即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弒及為弒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制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自蹈于僭妄之失且即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即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

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為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
及諸儒之旨而以高紫超之說為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
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嚳魯則以周公配文
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
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

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為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於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

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

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苐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為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為武丁大禘之樂

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
信乎雖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譽也
長發之言玄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
未嘗一語及譽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為陳毀廟及
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
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
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戾乎況魯頌閟宫之詩明言之
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

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配周公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顔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惟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猒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剿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為千古笑唐趙循伯復

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
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
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
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
為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
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為太祖太祖

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且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為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徼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宫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娀如果為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為元妃有娀為次

妃則稷契俱為帝堯之兄而堯自即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為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為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傅會其為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

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為唐公追命為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為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盖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顔魯公

真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紹等為非而以昌黎為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温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主之而太祖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

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為是而以温公等之言為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為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為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祖有功宗有

德者天下之公王者不以一人之私廢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魯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為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傅會之不知此條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

為太祖魯以伯禽為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為太廟魯公廟為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閟宫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

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説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為祭祀大禮而行于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説以文王為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王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周公而不虞其畀文王其説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為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説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應退居昭

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聵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四明萬氏充宗更為通其說謂魯禘不同周禘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閟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于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為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

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為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傅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為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玄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

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為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既博稽經傳定議以為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説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説四篇其弟季埜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遯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嘗取而覈之季埜取孔

氏穎達之說謂禘即祫祫即禘更無差别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玄王相土成湯以為羣廟合祭之証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為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為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黄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

羣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理若退居昭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較為有理故朱子遵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羣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且萬氏堅守禘嚳之說為報本

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為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為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嚳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遡后稷遡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嚳者

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為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盡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為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

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為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為異說意欲求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一噱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理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李塨論禘之失

李塨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

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毁未毁之主而祭于高廟葢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為盛事顧其為制以高帝為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泥于祭法禘黄帝禘嚳之説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廼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廟為太清宫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真宗更祖趙玄朗宋尊其廟為景靈宫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以為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

遠之意不失諸傳會即失之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季埜復云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真超出漢唐諸帝之上嗚呼季埜此言又何其與前説相背戾也夫過崇先王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盡合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

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周以稷契為始祖漢唐以後以受命開國者為始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何為必舉而廢之哉季埜前所謂名存實亾者至此併其名而去之其故由于祭法侈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之帝騶至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罷此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埜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為祀天以為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

感生帝如靈威仰之屬雜于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
于韋元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
甫及申況受命之主乎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
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旨也夫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鄭康成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
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

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經之名耳以稷契為帝嚳之子與帝堯為兄弟者此史遷踵帝王世本之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黄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夫周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虞夏商之故事何以稱禮樂之宗乎且考諸商書止云大饗于先王未嘗有禘之名也則祭法之謬不辨可知矣且以生民之詩攷之以姜嫄為帝嚳元妃者尤大謬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躬禱天地山川

嬪妃不得與漢成帝祠河東泰畤而昭儀在屬車豹尾間已為淫褻非禮豈有帝嚳端居不出而令元妃徧行郊野于情為不合于禮為非宜且即使元妃行禱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警蹕如今士大夫家亦須有肩輿傔從乃至步行草野至足履大人迹此乃村姥里媪所為豈謂帝王之妃而出此且以為無人道而生子亦宜秘不令宣抑或別有處置而乃置諸隘巷置諸寒氷且顯名之曰棄尤非帝王行徑且帝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此

本與帝嚳不相涉若謂稷與堯俱為帝嚳之子則稷乃
元子當立決無不立稷而反立堯之理堯必無不肖先
舉稷直待殂落之後舜方舉之之理且不特此也頌之
長發先儒以為大禘之樂歌大雅之生民為尊祖以配
天之樂歌以子孫追述先世豈宜復有遺漏何故但推
其母不推其父以帝嚳先代之聖帝豈其不足稱述而
沾沾於有娀姜嫄以為受命發祥之始乎葢稷契皆無
父而生詩人明言之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

帝武敏歆所謂帝即感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為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玄王以及相土成湯并及阿衡雖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証也若以帝嚳為所自出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饗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以為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

者是也以其為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為同體故知其説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趙伯循之説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為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以宇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傅會未必非斯言啓之也則經學不明之過也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説後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

為不然初似創論反復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得間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為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為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

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卒為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

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荅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荅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

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為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為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為成見所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於漢儒特傅會魯頌白牡騂剛犧尊之文以為此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為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為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黄楚望氏亦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至周公始

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未嘗敢同于周公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葢文公有勲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祭天子故得用之若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皆是

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若如所云魯得禘于周公之廟則當于周公廟以周公配之若據趙氏則止臨期立文王之主與尸而反迎以入周公之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禮必不然禮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四望闕其一猶未敢盡同于王室蓋以為成王所賜者本明堂位及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皆有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

趙木訥氏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用至僖公首舉之葉石林氏曰吕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于周而假寵于周公是平王為之也黄東發氏曰破明堂位之説自劉歆始至木訥述用之甚明石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明堂位出于漢儒在秦書吕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

春秋大事表卷十五